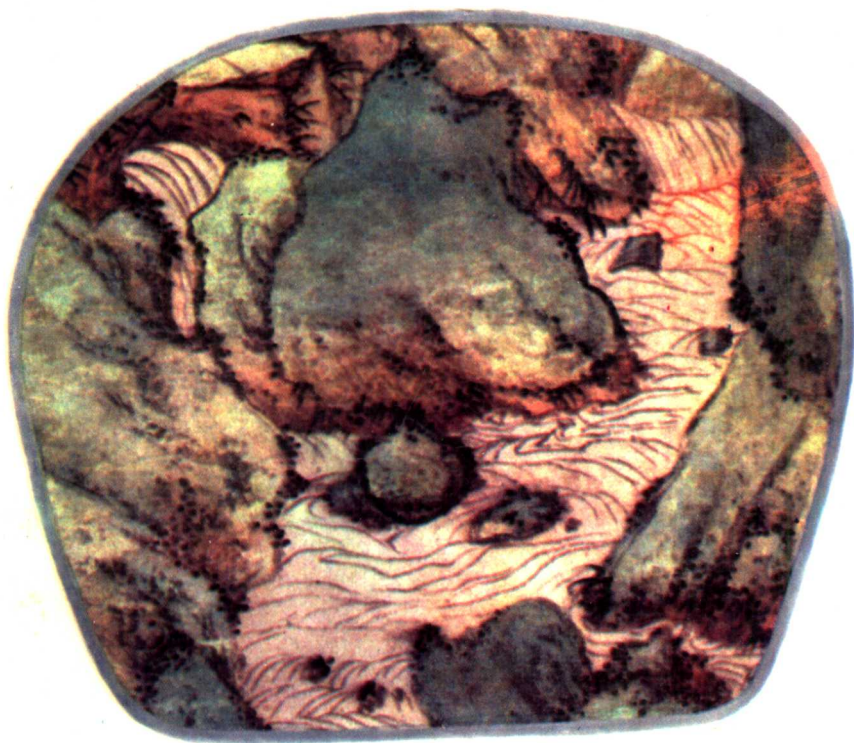


中國歷代名著全譯叢書

水经注全译

〔北魏〕酈道元 原著 陈桥驿 叶光庭 叶扬 译注

上



貴州人民出版社

中国历代名著全译丛书

水经注全译

〔北魏〕郦道元 原著 陈桥驿 叶光庭 叶 扬 译注



贵州人民出版社

出版说明

中华民族有数千年的文明历史，产生了辉煌灿烂的古代文化。它不仅对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凝聚力，而且对今天在全民族弘扬爱国主义思想，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仍有巨大的现实意义。这些宝贵的精神财富，已成为世界文化宝藏的重要组成部分。不仅是中国的骄傲，也是全人类的骄傲。

然而，我国浩如烟海的古代文化典籍，由于时代的变异，语言的古奥，现代社会的多数人已难识其庐山真面目。为了继承我国优秀文化遗产，我们在全中国学术界著名专家的支持下，出版了这套中国历代名著全译丛书。

这套丛书本着推陈出新、汇聚英华、弘扬传统、振兴华夏之宗旨，化艰深为浅显，熔译注于一炉，既能使广大读者了解我国古代各名著的全豹，又有利于中外文化之交流。丛书精选我国历代经史子集四部名著 50 种（有个别数种合为一书），以全注全译形式整理出版。在书目的取舍上，我们首先重点选取我国古代哲学、历史、地理、文学、科技各领域具有典型意义的不可朽巨著，又兼及历史上脍炙人口深入人心的著名选本；既考虑到所选书目为广大读者应该了解并使之世代流传下去，又顾及各书是否能全部译成现代汉语的实际情况。根据上述原则，我们对经部、子部之书选取较多；史部则重点选取具有权威性的编年体通史《资治通鉴》，而对二十四史暂付阙如；在集部着眼于一些有代表性的总集或选集，对历代文人的众多别集暂只译一种作为尝试。

这套丛书以具有中等以上文化程度的广大读者为对象，不仅从前言到注释及译文均吸收了历代学者呕心沥血的研究成果，而且均附有业已精校的原文，在强调通俗性的同时，也重视学术性与资料性，可以说是我国古籍整理事业的一种新的尝试。

我们相信，这套丛书的问世，对传播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，提高全国人民的自信心和自豪感，从而振奋精神去加快我国现代化建设的步伐，将起到应有的作用。

贵州人民出版社文史编辑室

1990年9月

序

《水经注》全译既成，不免要说几句话对这个译本作一点说明。首先要说的或许是题外话，因为这一年多来，接二连三地读到好几篇议论《全译》的文章，文章的作者对《全译》提出许多意见，有的甚至到达挞伐的程度。报刊上发表这样的文章，却很少看到为《全译》说好话的。尽管就我所见，有不少中青年喜欢这样的书，但是他们不会写文章为《全译》鸣屈，即使写了文章，恐怕也得不到发表。为此，我不得不在我们的《全译》卷首，为《全译》说几句话。

《全译》当然不是现时的发明，我在很小的时候就看到过“言文对照”的《古文观止》和《秋水轩尺牍》等书，抗日战争时期到江西念书，又看到“言文对照”的《四书》。把整部《古文观止》、《秋水轩尺牍》或《四书》等进行“言文对照”，其实也就是“全译”。与我的青少年时代相比，知识分子的数量和书籍的出版发行量，现在都大了好几倍。则“全译”的书比“言文对照”的书增加，这也是很自然的事。另外还有一点促成“全译”的原因，现在，知识分子的队伍比过去庞大，但阅读文言文的能力，却比过去要低得多。这当然是由于时代发展的关系，并不是说现在比过去落后。在过去，从我自己来说，因为家庭的关系，祖父是一个清朝的举人，所以从小就接受文言文的训练。七八岁的时候，已经读熟了《学》、《庸》两篇。一般家庭的子弟怎样呢？读文言文的机会也比现在多得多。初中《国文》课本就选入许多文言文，而高中《国文》课本则全部是文言文。记得我念高中的时候，课本中有许多《左传》和《国语》的文章，也有《史记》和《汉书》的文章，另外还在更古老的如《尚书》、《诗经》、《道德经》、

《吕氏春秋》等书中选出文章。而且高中的国文老师就要求学生写文言文。现在当然不能再这样,因为学生要学的课程越来越多,要懂的语言也越来越多。从大学生来说,绝大部分系科,学生懂外文就比懂文言文重要得多。而事实也是如此,譬如在 70 年代末和 80 年代初,我用英语在国内接待外国学者或到国外讲学,往往听到外国人的恭维话,说我的英语说得很流利。但现在已经很少再有外国人恭维我的英语,说明现在到外国去的学者在语言上比过去高明得多了。当时,学校在暑期中还要为外国来的学生办一些中国文化讲习班,其中必有中国地理课程,地理系几十位教师,到文化讲习班用英语讲中国地理课程,却非我莫属。现在则不然,有的中青年教师不仅能讲,而且比我讲得好。这些都是好现象,这是一个方面。但是尽管知识分子中学英语、懂英语的人比过去多了,能够获得原版外文书和能够阅读的,在整个知识分子队伍中,毕竟还是少数。所以我们仍有必要把好的外文书翻译过来。记得在三十年代,商务印书馆曾经翻译出版过一套《汉译世界名著》,种数很多,像我这样年纪的人大都读到过。而时至今日,商务印书馆仍然在翻译出版世界名著。例如这本《水经注全译》的译者之一叶光庭先生,就接受商务的约稿,几年来译成了哈得响(Richard Hartshorne)的《地理学的性质》(The Nature of Geography)一书,不久就要出版。按照这个譬方,则在今天懂得文言文的人大为减少的情况下,把一些著名的古代文言文著作译成现代汉语,这又有什么可以非议的呢?

当然,这些反对《全译》的人,其中不少并非对《全译》抱有一般的成见,他们的反对是有理由的。从已经发表的文章中归纳他们反对《全译》的理由大概是三条:一曰一哄而起,赶大流;二曰名人领衔,其实虚设;三曰译文错误,不堪卒读。

我不敢说所有已经出版的《全译》都不存这三条指责中的毛病,但是对于《水经注全译》是否与这三条对得上号,我必须解释一下。

第一,对于一哄而起,赶大流的问题,从时间上说,我们的书不幸适逢其时。但其实,对《水经注》进行全译的想法,我老早就开始了。我在1985年写作《酈道元与水经注》(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)一书,卷末设有《水经注的节本和语译本》一节,提出了我对此书进行全译的希望。我在这一节里写了许多语译《水经注》的设想,目的是为了把这部文字古老、语句深奥而内容却又丰富多采的古籍用现代汉语翻译出来。我在这一节中最后说:“让广大读者都能读到《水经注》,让广大读者都来学习酈道元的爱国主义精神。”

我在1984年为《古文选粹对译丛书》的《历代游记选》(天津教育出版社从1987年起分册出版)所作的总序中也说到:

“在当今整理古代游记的工作中,本书的编辑出版,又是一种很有意义的尝试。因为既然古代游记具有我前面所说的种种价值,而要在广大人民之间发挥它的这种价值,却又存在着古今语言差异的困难。因为从全国人民来说,熟悉古代汉语的毕竟是少数,所以如能把古代游记用现代汉语表达,而又不损害原意,虽然工作的难度极大,却是极有意义的。我早年曾经有过一种打算,希望能邀集几位古今汉语素养较好的同志,共同合作,用优美的现代汉语改写出一种供广大读者阅读的白话《水经注》。以后终因工作难度很大而搁置了这种打算。假使本书出版以后能够获得较好的反映,那么,我早年的这种打算今后还是有机会付诸实现的。”

以上都是说明这本《水经注全译》是我早已打算进行的工作,并不属于一哄而起的产物。

第二,此书是叶光庭、叶扬二位先生和我翻译的,在翻译过程中,叶杼君也帮了不少忙。我们之间没有“名家”,更不存在“名家领衔,其实虚设”的问题。因为我们都为这个全译本做了工作,没有挂空名的人。对此,我还有一点想法,古书今译,当然是一种有价值的事。但是它的本身,不过是如同30年代商务印书馆出版的《汉译世界名著》一样,是一种翻译作品,并不是什么个人的专著。靠译书而

出名的人当然有,但毕竟是少数;名家而译书的也有,如鲁迅译果戈理的《死魂灵》,傅雷译巴尔扎克的《人间喜剧》等都是其例。但是作为一个名家,自己不动手,却到别人的译作上面去挂一个名氏,我想这样的名家或许是没有的。

第三,关于译文错误的指责,这一点确实是击中了要害。从这方面对古书全译进行要求,理由是极其正当的。但我想没有一本言文对照或全译的书,不犯这种毛病,程度大小而已。译书的人谁都希望自己的译文能够正确无误,但其实很难完全做到。这是因为古代的文字难以理解和古今文字存在许多差距的缘故。不过在这个问题上,我完全没有想为古书译者辩护的意思,译书应该对读者负责,这是毫无疑问的,每一位译者,都应千方百计地译好古书,使《全译》更加完善,这是大家所希望的。但是对于《水经注》的全译,我不得不在这里作一点说明。

首先,由于《水经注》是一部残籍,尽管经过明、清两代许多郾学家的精心校勘,但脱漏和无法理解的字句还是很多的。清朝的戴震是著名的郾学大家,他所校勘的《水经注》即武英殿聚珍本,是众所公认的优秀版本,但由他加上案语,认为文中有脱漏的就达二十五处之多。另外还有不少他认为无法理解的字句。例如卷二《河水》经“又东北过安定北界麦田山”注:“水发县东北百里山”之下,由于文意无法连续解释,戴案:“此处应有讹脱。”又如卷十五《洛水》经“又东过偃师县南”注:“晋元康二年九月,太岁在戌”之下,戴案:“此有脱误,近刻作太岁庚午,考元康二年乃庚子也”。卷十六《穀水》经“穀水出弘农龟池县南播塚林穀阳谷”注:“檀山在宜阳县西,在穀水南,无南入之理”。戴案:“上所引,不言南入,当有脱文”。以上《洛水注》和《穀水注》的两条,和《河水注》一样,戴震都是从前后文的矛盾中看出了注文的脱漏。不过这几句,文义虽然矛盾,但句读仍然明确。全书也有不少连句读也无法区分的,如卷二十四《睢水》经“东过睢阳县南”注:“司空东武景侯之季女,咸熙元年嫔

于司马氏，泰始二年妃于国，太康五年薨，营陵于新蒙之，太康九年立碑。”这句注文中，“营陵于新蒙之”以下，戴案：“此下有脱文”。这样的文字，连句读也无法处理，不要说翻译了。不可理解的字句在注文中也常常出现，例如卷十六《穀水》经“又东过河南县北，东南入于洛”注：“后太祖乘步率车乘城，降阅簿作，诸徒咸敬，而桢拒坐，磨石不动。”戴案：“‘拒坐’未详”。“拒坐”究是何意，连戴震也考究不出来。以上举的都是戴震作过案语的例子，其实，戴震不作案语而文有脱漏的，为数更多。如卷四十《渐江水》经“北过余杭，东入于海”注：“汉高帝十二年，一吴也，后分为三，世号三吴。”案“三吴”指的是吴郡、吴兴郡、会稽郡。会稽郡是秦建郡，吴郡建于东汉永建四年(129)，吴兴郡建于三国吴宝鼎元年(266)，均有史可查。“汉高帝十二年”与三郡建置毫无关系，所以“汉高帝十二年”与“一吴也”之间，显然有文字脱漏。这样的例子全注中不胜枚举。像这样一类的文字，原文既残缺不通，译文自然也只好勉强凑合。

另外，由于古代文字不如现代文字明确，有些字句，我们可以作这样理解，也可以作那样理解。理解既不相同，翻译自然也有差异。举个简单例子，在酈道元的《原序》中有一句“十二经通，尚或难言”的话。记得几年前段熙仲先生与我合作校勘杨守敬、熊会贞的《水经注疏》(江苏古籍出版社1989年出版)，他对这“十二经通”的“经”理解为大河或主流，则原句的意思是：“在十条大河之中能否弄清楚两条，还很难说。”但我则把这“十二经”理解为书名。案《庄子·天道》：“于是繙十二经以说。”说明酈道元的时代，《十二经》一名早已流行。尽管《十二经》的具体名称，到唐人才有解释，而宋晁公武《郡斋读书志》中列举的《十二经》，即《易》、《书》、《诗》、《周礼》、《仪礼》、《礼记》、《春秋左传》、《公羊》、《穀梁》、《论语》、《孝经》、《尔雅》，在酈注中全部都有引及。因此，酈道元的原意，很可能是：“读通了《十二经》，也或许说不清河流的脉络。”我本来要与段老商量此事，由于段老遽逝，我不愿擅改他的原意，所以这“十二经

通”就没有再加书名号。这件事说明《水经注》中的各种字句，可以作不同的解释和翻译。但是《水经注全译》不同于《水经注导读》或《水经注解释》之类，我们必须在几种不同的理解中选定一种，不可能一文二译，自乱体例。

以上是我对《水经注》其书在翻译中所遇的困难作一点说明。当然，这绝不能作为我们译不好此书的借口。在主观上，我们还是竭尽绵薄，努力克服内容中的许多困难，揣摩原意，搜索词藻，把原书中的残缺弥补起来，而且尽可能地符合原书的文义。为了让读者对《水经注》一书的简况有所了解，下面把此书稍作介绍。

《水经注》是公元6世纪初期北魏郦道元的著作。从形式上说，全书是他对三国时代成书而不知作者的《水经》的注释。但是在内容上，它不仅比《水经》大20多倍，而且丰富生动，所以成为一部脍炙人口的不朽名著。历来对此书有许多崇高的评价，明末清初的学者张岱曾经评论：“古人记山水，太上郦道元，其次柳子厚，近时则袁中郎”（《跋嵩山注二则》，《柳塘文集》卷五），《水经注》在描写风景方面的声誉可见一斑。《水经注》共四十卷，原是朝廷藏书，直到宋初，尚未缺佚，如《太平寰宇记》、《太平御览》等所引，有许多都不见于今本，可以为证。到北宋景祐年间（1034～1038），朝廷编修《崇文总目》，发现已缺佚五卷，所以宋初引及的河流滹沱水、泾水、（北）洛水等，都不见于今本，当在缺佚的五卷之内。而今书仍作四十卷，则是后人整理时分割凑合的结果。由于《水经注》成书以后的很长一段时期中，书籍的流行全靠传钞，而传钞过程中又造成了许多错误。特别是把经文和注文夹杂在一起。所以此书到了明代，成为一部经注混淆，错漏连篇，不堪卒读的残籍。明万历年间的学者朱谋埈等，花了极大精力整理此书，校勘成《水经注笺》一书，成为《水经注》自宋代缺佚以来的最好版本。在这个基础上，清代学者继续努力，特别是乾隆年代，先后出了全祖望、赵一清、戴震三大郦学家，经过他们的精心校勘，除了缺佚的五卷无法恢复外，其余各卷，

不仅混淆的经文和注文全部分清,而错漏字句也大部分得到补正,使《水经注》又成了一部可读之书。

由于《水经注》内容丰富,牵涉广泛,历来学者从各个方面研究《水经注》,形成了一门特殊的学问,称为“郦学”。从明代开始,郦学研究又逐渐形成三大学派。从朱谋玮校勘此书,全、赵、戴三家赓续从事,形成了郦学研究中的考据学派。这个学派通过大量的校勘工作,分清经注,修订字句,尽很大努力使《水经注》从残籍走向完璧。戴震用赵一清校本《水经注释》、《永乐大典》本和其他善本,校成他的武英殿聚珍本(殿本),此书与旧本相比,其成果如《四库提要》所说:“凡补其缺漏者,二千一百二十八字;删其妄增者,一千四百四十八字;正其臆改者,三千七百一十五字。”确实成就非凡。另一个学派是词章学派,由于《水经注》文字生动,语言优美,长期来为人们所喜爱。经过明朝学者钟惺、谭元春等的欣赏评点,终于形成了这个学派。郦学研究中最后形成的是地理学派,这是因为《水经注》记叙河流,兼及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,其实是一部经世致用之书,历来早有论及。及至清末民初杨守敬及其弟子熊会贞编撰《水经注疏》,并绘制《水经注图》,空前加强了《水经注》研究与地理学之间的联系,终于形成了这个实用的地理学派。

上面说到郦学研究和它的三大学派的形成,这是把《水经注》作为一种专门学问,属于专家们研究的对象。除了专家们研究以外,《水经注》同时也是广大读者所喜爱的读物。这是因为:第一,《水经注》不仅语言文字丰富多采,而且收入了许多生动优美的故事和神话,读者阅读此书,既有语言文字的欣赏,又可追索故事、神话的情趣。所以它是一部富于知识性和趣味性的读物。第二,郦道元写作此书时,中国南北分裂已近两个世纪,他有看到祖国统一的强烈愿望,但在当时却不能成为事实。所以他以大一统的西汉版图为基础写作此书,倾注他的丰富感情于此书之中。他虽然身居北朝,但对南朝的河山胜景倍加赞美,甚至在许多卷篇中使用了南朝

年号。所以酈道元是一个爱国主义者，而《水经注》则是一部爱国主义读物。读者阅读《水经注》，通过酈道元对祖国大好河山的生动描写和热情赞美，从而受到了爱国主义的教育。

由此可见，专家们把《水经注》作为一门专门学问——酈学进行研究，而广大读者则把此书作为一种富于知识性、趣味性的爱国主义读物。所以《水经注》确实是我国历史上的一宗价值连城的文化财富。

前面已经提到了张岱对《水经注》描写风景的评价。古今中外，对于《水经注》其书和酈道元其人的推崇汗牛充栋，无法一一列举。清刘献廷称此书为“宇宙未有之奇书”（《广阳杂记》卷四），而丁谦竟推此书为《圣经贤传》（《水经注正误举例》，《求恕斋丛书》），都是重要的例子。日本地理学界的元老米仓二郎教授的一段话最具有代表性：

“我认为酈道元是中世纪世界上最伟大的地理学家。这个时期，在欧洲历史上正是人们所说的黑暗时代，是不可能出现什么地理学家的，所以这个时代的世界地理学家，非酈道元莫属。”（陈桥驿：《酈学新论——水经注研究之三》序。山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出版）

正是由于上面所叙述的种种事实，所以我早年就有把《水经注》进行全译的愿望，现在竟能如愿以偿地以此书与读者见面，中心雀跃，溢于言表。当然，同时也感到心情沉重，由于我们几位译者的水平有限，加上《水经注》其书如上所述的各种难处，我们的译文不仅难以做到信达，出错之处，也必然难免。在这方面，我们既要求读者见谅，更希望方家指正。

下面再说明一下这个全译本的具体问题：

第一，全译本的底本，主要采用武英殿聚珍本。我曾为上海古籍出版社点校过此本（1990年出版），此次所附原文，除了删去戴震案语外，均按此本誊录。也有个别地方，参考了段熙仲教授和我

合作点校的杨守敬、熊会贞《水经注疏》(江苏古籍出版社 1989 年出版),这两本,都是学术界公认的《水经注》名本,它们代表了明清以来《水经注》校勘的最后成果。必须着重说明的是,我们绝未因翻译的方便而采用它本(《水经》的刊本与钞本,至今尚存四十余种)的片言只字,也绝未按我们的要求改动过片言只字。

每卷有《题解》一篇,因为《水经》和《水经注》使用的河流名称都是古名,如黄河称河水,长江称江水等等。原书所记述的河流,有的在当时就存在错误,有的是因为古今河道变迁而发生与现状的差异。《题解》除了说明古今的河名变迁与河道变迁外,也说明《水经注》记载原来就存在的若干错误,让读者了解《水经注》记载的河流的现状。不过《题解》所述的河流现状,也并不一定正确无误,这是因为我们缺乏河流现状的资料。我国的河流,如黄河、长江等大河,它们的河源,一直要到最近三四十年才勘探清楚。次一等的河流如钱塘江和洹河,在最近几年中才组织力量进行对河源和河道的勘查。其他许多河流,特别是酈道元《原序》中所说的“轻流细漾”,有的没有经过勘查,有的也可能作了勘查而我们尚未获得资料。所以《题解》所述,只能供读者作一般的参考,如有错误,还请读者指正。

第三,全译本是否需要注释,对于此事,我们考虑甚久,结果决定不注,原因是注不胜注。因为《水经注》一书,要作注释的地方实在太多,当年段熙仲教授和我点校此书,我们对此已经有了体会。一部《水经注》,原文不过 34 万字,经过杨、熊的注疏以及段老与我的增补,竟成为一部上、中、下三巨册的 210 余万字的大书。而其实,要供初学者能够比较顺利地阅读,需要注释的地方还有很多。现在这部全译本,包括原文和译文,篇幅已经甚巨,假使再加注释,就会使全书篇幅超过《水经注疏》,造成阅读的不便与浪费。因此,我只好在此告诉读者,假使在阅读时有难以理解之处,或者是有兴趣在全译本的基础上继续对《水经注》进行深入研究,那么就请

参阅段熙仲教授和我合作点校的杨、熊《水经注疏》，这是迄今为止，所有流行的《水经注》版本中，注释量最大和各种附录资料最丰富的版本。

为了便利读者的阅读，我们在全译本中也作过两种类似注释的工作。第一种是学习日本郢学家森鹿三主译的《水经注(抄)》(东京平凡社 1974 年出版)，译文每遇历代帝王年号纪年，我们都括注了公元年代。第二种是遇到原文有脱漏甚至标点无法处理的时候，我们都在卷末出注。这是为了向读者打招呼，让读者注意，这个地方的译文肯定存在矛盾和牵强附会之处。

本书〔原文〕有两类内容，凡顶格的文字，均为原经，译文亦顶格处理；凡退一格的文字，均为郢道元原注，译文亦退一格处理。

第四，全译本附入了一幅郑德坤教授的《重编水经注图》。此图是我的已故郢学界友人，寓居香港的吴天任教授赠我的。郑氏是我国著名的郢学家，他对于《水经注》的贡献，我在拙作《郑德坤与水经注》(《郢学新论——水经注研究之三》)一文中已述其详。他于 1933 年编制了《水经注图》一套，后因抗日战争而散失。1984 年，由于吴天任编著的《水经注研究史料汇编》下册在台湾艺文印书馆出版，需要插附一些有关地图，郑氏才把他在 30 年代绘制的《水经注图》中唯一一幅子遗的《总图》进行重绘，并撰有《重编水经注跋》(收入于《水经注研究史料汇编》下册，台北艺文印书馆 1984 年出版)。但后又因故，《水经研究史料汇编》下册不及将此图插入，直到 1991 年吴天任教授在台北艺文印书馆出版其《郢学研究史》一书时，才把此图插入。在这以前，天任教授已将此图赠我。郑德坤教授毕生研究《水经注》，著作等身，此图当然是他花了大量精力绘制而成的，他甚至注意到经文所述河川与注文所述同一河川的位置差异，所以图上有“经潜水”、“注潜水”、“经淹水”、“注淹水”等区别。此图对读者肯定有很大帮助，因此，我们把它附入全译本供读者参考。我当然也应该指出，此图也不是无可指摘的。此图的底图

是一幅 30 年代的中国地图,图中所绘的河流都是现代的河流,郑德坤教授的工作是要把 1400 多年前甚至更早的河流名称,填入现代河流之上,这个任务显然十分困难,当然也不可能完全正确。这一点希望读者注意。

陈 桥 驿

1993 年 1 月于杭州大学

酈道元《水经注》原序

【原文】

《序》曰：《易》称天以一生水，故气微于北方而为物之先也。《玄中记》曰：天下之多者水也，浮天载地，高下无所不至，万物无所不润。及其气流屈石，精薄肤寸，不崇朝而泽合灵宇者，神莫与并矣。是以达者不能测其渊冲而尽其鸿深也。昔《大禹记》著山海，周而不备；《地理志》其所录，简而不周；《尚书》、《本纪》与《职方》俱略，都赋所述，裁不宣意；《水经》虽粗缀津绪，又阙旁通。所谓各言其志，而罕能备其宣导者矣。今寻图访蹟者，极聆州域之说，而涉土游方者，寡能达其津照，纵仿佛前闻，不能不犹深屏营也。余少无寻山之趣，长违问津之性，识绝深经，道沦要博，进无访一知二之机，退无观隅三反之慧。独学无闻，古人伤其孤陋；捐丧辞书，达士嗟其面墙。默室求深，闭舟问远，故亦难矣。然毫管窥天，历箒时昭，饮河酌海，从性斯毕。窃以多暇，空倾岁月，辄述《水经》，布广前文。《大传》曰：大川相间，小川相属，东归于海。脉其枝流之吐纳，诊其沿路之所躪，访渎搜渠，缉而缀之。《经》有谬误者，考以附正；文所不载，非《经》水常源者，不在记注之限。但绵古茫昧，华戎代袭，郭邑空倾，川流戕改，殊名异目，世乃不同，

川渠隐显，书图自负，或乱流而摄诡号，或直绝而生通称，枉渚交奇，洄湍决漴，躔络枝烦，条贯系夥。十二经通，尚或难言，轻流细漾，固难辩究，正可自献径见之心，备陈舆徒之说，其所不知，盖阙如也。所以撰证本《经》，附其枝要者，庶备忘误之私，求其寻省之易。

【译文】

《易经》说：天以道而化生成水，所以气在北方较为微弱，而成为万物的先行者。《玄中记》说：世界上最丰富的东西是水。天上浮着的，地上载着的，高处低处，它都无所不至；世上万物，无不受它的滋润。待到它的精气流散开来，触及山石，浑然无间地融为一体了，于是顷刻之间甘霖就普降于天下，连神也不可企及。所以博学多闻的人也不能探测它的渊深，洞察它的浩大秘奥。从前《大禹记》所载的山海，虽然包罗万象却并不详尽；《地理志》所作的记述，内容也简单而不够全面；《尚书》、《本纪》与《职方》都很粗略，都赋的描写又限于体裁而不能充分发挥思想；《水经》虽然大致上理出了河流的头绪，却没有予以融会贯通。这真是所谓各说各自想说的话，但很少能加以疏导了。现在按图索骥，寻访旧迹的人，听遍了关于州郡疆域的谈论，而游历于九州四海的旅行家，却很少能比照着看河流，因而纵使与先前所知的情况隐约相似，还是不能不深感无所适从。我少年时就没有寻访名山的兴趣，长大后也少有探索江河的爱好。论学识，没读过艰深玄微的经典；论修养，又缺乏专精渊博的学问。欲进，没有见其一而知其二的机灵；思退，又没有观一隅而推见三隅的睿智。独自为学而见闻狭隘，古人以孤陋寡闻而伤怀；散失了辞章书籍，通达之士也为闭锁无知而咨嗟。独坐静室想求得高深，泊舟涯岸要了解远地，这也是难以办到的。可是用细管窥天，从竹筒里有时也可以看得很清楚，喝几口河海里的水，其性质如